



源於奧運 李漢源

48小時的歐洲超級聯賽

上星期國際體壇突然平地一聲雷，多支豪門球隊宣布成立歐洲超級聯賽，除了體育迷、足球迷外，甚至平時不甚留意體育新聞的普羅大眾無不嘩然。歐超聯由英超的6隊：曼聯、曼城、利物浦、阿仙奴、車路士及熱刺，加上西甲皇馬、巴塞、馬德里體育會3隊，再有意門AC米蘭、國際米蘭、祖雲達斯3隊，共12隊牽頭組成；但宣布組成不足48小時，隨即在各方反對聲音的壓力下，以英超6隊帶頭退出，引致剛萌芽的歐超聯即潰不成軍，瓦解收場。

今次12隊歐洲超級球隊，宣布成立歐洲超級聯賽，繞過歐洲足協體系，試圖建立一個半封閉式自主的精英聯賽，其成立說法當然離不開是為了足球發展，而實際目的可想而知只是一個利益關係，這大概與歐洲足協最近醞釀歐冠盃改制有關：歐洲足協計劃從2024年開始歐冠將增至36隊，對於一直在爭取更多「強隊對強隊」的超級球隊而言，增加隊伍除了代表著愈來愈多「無意義」的比賽外，在利益分配方面，對他們也有負面影響。其實香港上世紀八十年代也醞釀過想成立超級聯賽，當時的勁旅亦表明不想與一些弱隊或者業餘球隊作賽，最終亦難以成事，這就是聯賽內部組織問題，當球隊實力差距太遠時，大球隊自然覺得對賽失去意義，利潤所得也好像被削減。

這次事件，傳說美國投資銀行支持50億美元，給這次12隊超級球隊，每隊可得到3.5億英鎊加盟

費，另外體育媒體 (DAZN) 也答應支付每年35億歐元電視轉播合約給歐超聯，這種種也是利益上的引誘。美國投資銀行覺得歐洲足球體育運作比較傳統守舊，如果以「美國方式」經營，一定可以賺大錢；因為根據市場調查結果顯示，全球有16億足球迷，歐冠的電視轉播收益只有16億歐元；反而美式足球(NFL)全球只得1.5億球迷，轉播版權收益卻高達70億歐元，其吸金能力比例可謂大領先。

今次歐洲超級聯賽事件，雖然好像已被歐洲足協 (UEFA) 擺平，但總覺得這個炸彈還未完全拆除，因為這種合作反對現有體制的案例已不是第一次，也不見得會是最後一次：曾經在20年前，2000年這班歐洲超級球隊也因為自身利益，14隊球隊包括英超曼聯、利物浦，意大利的國際米蘭、AC米蘭，法國巴黎聖日耳門、里昂，德國拜仁慕尼黑、多蒙特，西甲皇家馬德里、巴塞隆拿等，他們組成G14聯盟與歐洲足協爭取更高利潤的分帳，最後用了8年時間，到2008年1月21日才與UEFA及FIFA (國際足協) 達成協議，所有球隊球員受徵召參與國際賽事均可獲得「賠償」。當時補償金額達2.52億美元，而不足一個月後，2月15日這個G14超級球會組織就解散了。

縱觀全球體壇，球會、球員聯合結盟造反，挑戰現有賽事體系的案例屢見不鮮，雖然成功機會不大，但總覺得受法律保護的總會，其實應該考慮如何重組及改革，追上潮流，令到體壇是一個公平競技場，滿足各方所需。



方寸不亂 方芳

回家的路

回家路上，小巴經沙灣徑港大運動場，兩名女大學生上車，坐在前排，高談闊論，笑聲震地球，同車乘客不勝困擾，但也只能默默忍受。這一代大學生，經過「黑暴」洗禮後，更無視他人感受，極度自我為中心。

本來不想談英國王室的八卦新聞，但從哈里梅根夫婦背離王室的肥皂劇，又可以印證新世代年輕人的自我膨脹，達到「忘我境界」。

哈里夫婦與王室開戰後，為了爺爺喪禮，哈里還需走上回家的路，面對被自己撕裂得體無完膚的親情，得到的回應，只有冷遇。離家要付出代價，回家的代價更高。

當初他們有感不公平待遇，認為「全世界都欠了我」、「我的行為就是正義」，哈里夫婦為自己加冕了「正義」光環，所做一切都「理所當然」了，一鼓作氣連根拔起，與王室開戰；梅根可以大口氣說：「準備好原諒王室，只要你道歉」。當然，長輩識做，即使打王室保衛戰，也不和孫輩撕破臉皮，並不等於可以一筆勾銷，回到從前了。

同樣，香港的反對派好像怨婦一樣，還在悻悻然說香港國安法和推出前怎麼不一樣。還有什麼好抱怨的呢？他們可有撫心自問，自己曾幹了什麼事，你有埋怨的資格嗎？

有離心躁動的人再次掀起移民潮。最近一些數字統計，隨著部分香港居民移居英國，那些業主今年可能出售價值高達1,500億港元的物業；本港中小學較上一學年，流失至少近1.8萬人，如此數字是否準確，還有待商榷，但無論如何，也不是壞事。香港人不是一直在感嘆，競爭激烈，房價高企，高職難求，名校學位打崩頭。如果走掉一批人，不是讓留下來的人有更多選擇嗎？

不必給數字牽動，機會給予留下來的人。假以時日，移民他去的，還是要走上回家的路。



七情八苦 小臻

沉醉懷舊會不思進取

以前通常都會講：老人話舊時朋友交談每聽到有人懷舊都被笑你老了，所以不要在年輕後輩面前講「舊時如何如何」，不然會被嫌棄。

然而近幾年香港的文創題材、消費主題就非常流行用本土情懷、舊香港情懷做主題，效果非常不錯。證明昔日的香港有其輝煌的歲月，舊的東西有其歷史價值有吸引人之處。幾十年前的舊香港對這代年輕人是有新鮮感的，將其價值重新發掘出來讓後人了解前人的奮鬥故事是很好的傳承教育。可惜有些人一邊懷舊一邊將上世紀四五六零年代的人稱「廢老」，他們又點解要對班「廢老」創下的成果咁喜愛咁欣賞呢？證明班「廢老」比「廢青」對社會有貢獻！

不過希望本土情懷、舊香港情懷這張牌打打今年不要再打了，或者講不要成為主打了。做人念舊當然是好事，但做事太念舊可能就是弊處，人是要向前看，正如學生哥常聽到的教導，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天天向上代表了你在成長進步！香港停滯了好一段時間正處於一個要追趕世界，追貼國家發展步伐的階段，不要再鼓吹年輕人沉醉在懷舊的情緒上，做佛系文青，因為未來他們是需要與國際社會的年輕人競爭，方可在行業上佔一席位。香港青年不要學台灣那種滿足於小確幸的文青生活，香港不似台灣有農業生產，自己可以自耕自足生存到，香港不可以，完全是都市化的社會，若長期做佛系文青，可能變「廢青」。社會不該有太多「佛系人」，因為呢類不是真正無欲無求之人，「佛

系」只是為自己找個逃避工作壓力的開脫藉口，其實他們很懂得享受生活。

香港年輕人頭腦靈活，反應快，智商不會比其他國家地區的人差，只是差在太温室怕吃苦沒鬥心，沒有承擔大事的勇氣，沒有使命感，這是父母家長的責任，請香港的家長們從今開始用另一種方式愛護你的兒女，要鼓勵他們學習承擔，給少些物質享受讓他們多挨苦，否則他們將來難以養妻活兒。你留給他們的錢夠用幾時？你們家族一樣沒有前途的。君不見中國內地的青年學生，他們都表現得很勤奮向學很有上進心，知道有些香港人會睇唔順眼一些很進取的內地人，你不順眼是你的問題，世界的節奏步伐是這樣行的了，你自甘落後就等做低下階層啦，到時又埋怨社會財富不均、貧富懸殊，成為憤怒中年、社會的雜音。那又何必呢？

如今由中央到地區，全部都重視青年教育，提供很多資源和機會給年輕人，比起上兩代的青年個個靠自己努力已算幸福許多許多，如果你不懂把握是你的損失，也對不起父母和社會！



●年輕人要多些學習，才能像鳥兒一樣展翅高飛。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連盈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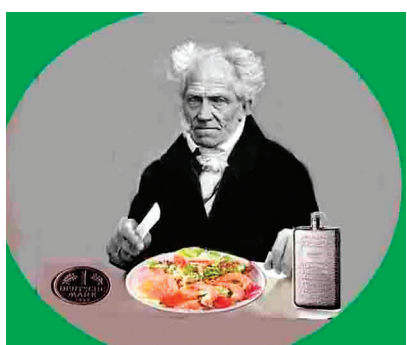
美食心理學

互聯網上YouTube和臉書分別貼出來的影片和圖片，點擊率最多的，不是什麼天下大事小事的評論，也不是什麼娛樂節目的分享，而是網主每天到過什麼地方吃過什麼好味的菜式，那些菜式，有出自不同級數大小食肆中傳來，也有出自本人親自下廚烹飪，圖片精美到不止色彩燦爛，幾乎香氣都溢出畫面。

不少網友「眼食」之後無不大悅留言讚好，網主興奮得意之餘，也就美食天天樂此不疲，傳之不倦，兩年前疫症未曾狂襲全球前，團體聚餐，滿桌佳餚便成為重要主角，自從有了限聚令，少出門的單身食客更加不甘寂寞，天天如常貼出豬雞牛羊鮑參翅肚美國，而且胃口奇怪，一人量，每餐居然可以飽嚼七八味菜，而且日日菜式不同，民以食為天，此時此刻才當真得到高度印證。

好、胃口好時才吃得開心，才對美食有所要求，可是近年卻流行另一種積極說法，大家開始認為心情不好，也應化悲憤為食量；遇到不如意事，更加要化哀傷為食量；年輕人甚至失戀時沒有人安慰自己，美食便是能令滿腦子烏雲消散，舌頭直落到令精神振奮五臟舒暢的朋友。

不可不知，原來美食家不一定是樂觀派，提到樂觀，也許很少人會想起十九世紀德國的悲觀主義哲學家叔本華，華叔才是食不厭精頭等美食專家呢，他永遠不會在飲食上折磨自己，每次在高級食館中進餐，桌面上總會放置一個銅板，放言如果當晚在座食客中聽不到有人談論賽馬和女人，他就捐出這個銅板行善，這銅板才是他對生命和世情感到悲觀之源。



●悲觀美食家——叔本華。 作者供圖

尤其是美食，更加成為生活中的重點，現代人不只對味覺有高層次要求，還得要食物做到有吸睛的高度享受呢，大菜固之然裝飾成寶殿般華麗，連小朋友喝杯咖啡，也要杯面浮出悅目忌廉卡通圖案。

一向只聽說當一個人心情



百家廊 付秀宏

讀書中，你「遇」到了誰？

寫書人的「樂趣」，在於「造迷宮」；讀書人的「樂趣」，則在於「走迷宮」。這一「造」一「走」，類似於「瞇着眼睛出謎」與「含着笑意解謎」一樣，這就是心與心的「相遇」。比如，一位知青在下鄉期間，偶爾得到一本《微積分學》，便癡迷於由數學搭建起來的神奇世界。他或倚在蘆葦墩子上閱讀，讓冬日的陽光把書頁撫摸得有些溫暖；或趴在蘆葦棚裏用鉛筆頭邊勾劃邊演算，耳邊還不時傳來柵子外的鳥鳴聲。奇妙的微積分，讓他忘掉了時間，彷彿身處一個鳥語花香的天地。

是的，真正讀得進去的書，能帶給人美妙「相遇」後的「內感覺」。即便是陋室，也能感受到閱讀是一種心靈的遠遊。這種「內感覺」，是相對於人的視覺、聽覺、嗅覺、觸覺之外而言。一個人在迷人的書中浸染開來，即便是科學教理，也會像美妙故事一樣讓人欲罷不能。好似進入語言的尼羅河，把你帶入兩岸無邊的風光中。「相遇」時，你不覺得自己是在讀書，而是與睿智的學友對話，與一個不同時空的靈魂深入交談，如同太陽的光洗着你我一樣。

十三世紀，一位叫劉德淵的讀書人，因趕考與另一同鄉學子「對榻學館」。半夜三更，他突然起床，把同鄉學子搖醒，說：「我忽然對三國諸葛亮治蜀的國策產生了新看法，真是『睡餘書味在胸中』，睡不着，想與你說一說。」同鄉學子揉着惺忪的眼睛，耐心地聽莫名激動的劉德淵講完，並把這個故事記錄下來。

無獨有偶。宋代司馬光退居洛陽時，讀史書上癮。一天早晨，某學生去拜訪他。見面後，司馬光興奮地說：「昨晚看《三國誌》，遍覽曹操臨終前種種遺令，他卻對兒孫是否『以魏代漢』這個大事隻字不提。深思其意如下：子孫欲所為，吾未敢教為之。今吾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耳。」晚年司馬光讀書讀到佳處——與真知「相遇」，也乃「見得真味」之舉，如劉德淵深

夜搖醒室友的舉動相同。

閱讀白華《美學散步》，於文中偶得德國近代大畫家門采爾佳句，曰：「太陽的光/洗着她早起的靈魂/天邊的月/猶似她昨夜的殘夢。」好一個「洗」字，每一根線條，每一塊色彩，每一條光，每一個形都被滌濯出「無我之境」。心的從容，光的豐滿，於無聲處賞看「相遇」，像似作者與讀者的心有靈犀，它是蘇東坡讀完《莊子》後一聲聲長嘆，它是歐陽修讀完蘇詩後的一句句汗顏。

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說過，讀書用「心」去讀，才能有新見識的「相遇」，以你之心與作者之心、作品人物之心「相通」，然後是交流、撞擊。設身處地去感受、體驗他們的境遇、真實的歡樂與痛苦，用自己的想像去補充、發展作品提供的藝術空間，品味作品的意境，思考作品的靈魂，才是最迷人的事情。

是的，凡是深刻有見識的讀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相遇」心儀之人之境況，若同於旅途中的賞景、訪友和頓悟。深入地讀書，也跟戀愛一樣，需要忠於自己喜愛的作者，選擇和自己心靈有契合、有親和的獨妙情境。所以，讀書讀得好，主要在於主動選擇後的「遇見」。

著名作家張煒說，在「相遇」的讀書中，通常一個生命會移植到另一個生命之中去，並自由地延伸下去。雖兩個時空相距遙遠，極可能是幾百年或幾千年的間隔，這會兒卻能在閱讀者的心中無礙地、自然而然地交織一起。時光雖匆促，但也會以這種方式留駐下來，投射到另一個生命身上。

讀書的奧秘非常在乎讀到了什麼，如果沒有意會到另一個時空裏的他，沒有你在這個時空的心靈感動，不能相互呼應，說明這種「相遇」的程度尚淺，還不能成為最美麗、最神奇的「神交」。讀書之美妙，在於作品之深度，在於讀者之沉醉，在於心情的超然，在於心靈的觸覺。好書，平凡中會真意；妙書，激賞間悟真情；奇書，沉醉時品

真味。深度的開掘，情思的搖曳，趣味的高妙，都在一卷文字中。

有一位先生說，閱讀是「通往仙境的途徑」。他又說，真正的仙境，在精神的「相遇」裏。讀書通往仙途，是一種迷人的生活姿態。讀書的「享受仙境」，並不等於閉門修練。通仙之途是隨時隨地閱讀，物我兩忘，心神悠悠，有如遇到知己般的人，聽到久思不解的話，等於為你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即使是一本翻得很破舊的書，因不斷叩問着心靈之門，也是彌足珍貴的。

有時，讀書更像一種心靈探險，既帶來快感，也帶來無限傷感。安徒生的童話有幾個是讓人快樂的？但那種悲傷的故事，讓人體會到這個世界上某些人的苦難、孤寂和蒼涼，卻讓人的心靈也更加純淨。有些體驗型的閱讀者，融入自身獨特的生命經歷，對於內心世界的沉澱和體悟就會異常深厚。

哲學家海德格爾說：「語言是存在的家。」的確，有不少讀書人，在作家看似不經意的筆墨中，於無波瀾處發現奧妙、奇崛。就像《紅樓夢》，字裏行間總有秘密需要探尋。用朱熹的話說，就是「讀書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深情體味，至性至柔，抓住旨趣，必會領略閱讀的奧妙。

讀書的真諦，來自心靈的「相遇」，來自心性的沉迷與優雅。難怪有愛書的朋友這樣說，讀書真不可思議，讀得我快落淚了，心中有許多話不說出來，就不舒服。一旦把這些話說出來、寫下來，心裏便有一種無限快感，精神內質因之豐盈起來。

在數千年不計其數的語言和書籍交織成的斑斕錦繡中，總會有一些中意、鍾情甚至心有靈犀的「相遇」，讀者與作者的神思會呈現出一種奇巧的對接，有時是電光石火的心靈頓悟，有時是極其崇高的超現實幻象。因為這種「相遇」，讀者的頭腦更聰慧、睿智，眼睛更明亮、深邃，作者對已知、未知世界的發現與開掘，完全可以轉化為讀者頭腦中的精神力量，讀者也可以洞見往昔生命永不消亡的美和魅力。



獨家風景 呂書練

荷里活的亞裔面孔

華裔女導演趙婷及其執導的《浪跡天地》終於以大熱之勢奪得本屆奧斯卡最佳導演和最佳電影；韓國演員尹汝貞也憑《濃情家園》奪得最佳女主角，成為奧斯卡史上首位獲表演獎的韓國電影人。反映亞裔影人及其相關電影日益受關注並獲肯定。

在全球化時代，人們選擇自己喜歡或適合自己的居住地和生活方式很正常也很普遍，既然是自己的選擇，融入當地生活，並關注之，乃至駕馭之，是進取的生活態度。

美國是個移民社會，有色人種不少，但以往在演藝界、體育界乃至政界，冒出頭來的較多為非裔，除了他們在人口比例上佔較多之外，也因為非裔人士勇於爭取和表現。相對之下，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亞裔性格含蓄和低調，也以追求生活安定為主。

所以，早年的荷里活電影中的亞裔角色多為低微或邊緣角色，像女性多演妓女或女僕，不是色誘男人，就是服侍男人；男士則以用體力者居多，包括黑道古惑仔和打手等。後來情況卻在改變中，在1997

年上映的占士邦系列之《明日帝國》(Tomorrow Never Dies)中，楊紫瓊飾的中國間諜林慧上校就跟皮雅斯布士南飾的占士邦平起平坐，不但成為首位華裔出任這齣西方經典陽剛片的女主角，角色設定也打破傳統邦女郎即行企企、裝腔作勢的固有模樣，以一個相對平等而非依附的女性形象出現。

「我的角色可以告訴西方人，我們中國女人是這樣的，We have the capability。」電影公映時楊紫瓊接受我專訪時說，這個角色可以令人們對中國女性的看法有所改觀。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另一齣由亞裔當主角的電影，是周潤發(發哥)主演的《安娜與國王》(Anna and the King)，當時正在荷里活發展的發哥在該片飾演十九世紀的暹羅(泰國)國王瑪瑪四世蒙固，跟由萊迪科士打飾演的英國女教師安娜有段含蓄感情。該片雖然被指涉嫌對泰國王室不敬而遭泰國禁映，但國際票房卻有不俗表現。

亞裔面孔在荷里活露出來，除了亞裔們的自身努力外，顯然跟亞洲尤其中國經濟的崛起有關。



琴台客聚 伍卓泉

庭院可以雜亂一點

出差回來，照舊先奔進後花園裏巡視一番。

老問題也照舊存在，巡來巡去，還是為花園裏的泥土怎麼澆也澆不透而發愁。而這次，老天似乎聽了我的抱怨和祈禱，大發慈悲地連續下了幾天雨。待到雨水終於把地裏的泥巴泡鬆，便趕緊下地幹活，拔除了許多平日由於泥土乾硬而拔不動的雜草，又來了一番「乾坤大挪移」，移植了一些花苗和菜苗。

因為一心想要打造花園的「野趣」，我在魚池邊種了一些薰衣草、一些繡球花、一些野芹菜，種植的時候並無規劃，只任其自然生長。池邊剩下的一小塊空地一時間未想到種什麼，便置之不理，幾個月來長滿了野生酢漿草和幾株滴水觀音，到了春天，酢漿草的粉紅色的小花開了一大片，與已長得亭亭玉立的滴水觀音高低錯落地相互呼應，倒成了池邊的一道風景。

幾日前朋友送了一些我愛吃的魚腥草，吃剩下的根莖乾枯了一部分，還有一部分已發出了嫩紅的新芽，於是想起了那塊空地，只猶豫了一會兒，便馬上動手把酢漿草和滴水觀音拔得乾乾淨淨，重新將土地平整好，把那些發了芽的魚腥草根莖種了下去，便開始篤定地等着自己實現魚腥草自由的那一天了。

當然，花園生活不單止是有實現鮮花自由、蔬菜自由的快樂，還得承受各樣的勞累和驚嚇，最大的驚嚇來自於剛剛冬眠完甦醒過來的蛇。當我把在花園裏看見一條大青蛇遊過的事情告訴朋友的時候，朋友卻覺得大抵是我的花園太「野」、太雜亂，菜地裏的蔬菜大多是一氣混種，池子邊的羽葉薰衣草長得茂盛，卻是連殘花也不修剪，所以才吸引了蛇的光顧。此後朋友又非常婉轉地暗示我的屋裏亦有些亂：書本東一本西一擲地到處亂放，沙發上的披肩也未摺疊齊齊，後院久未使用過的茶具上灰塵堆積……聞言，竟令一向厚顏的本呆有些羞愧。

然而，不知怎地就想起了宮崎駿的《龍貓》，正是因為那些老舊的房子，雜亂的庭院，才給了宮崎駿無窮的想像力，他說：「庭

院啊，還是稍微雜亂一些好。」如此才有了他筆下的龍貓和灰塵精靈。宮崎駿所描繪的田園亦是雜亂的，貓爪草、附地菜在小溪邊亂長一氣，菜地裏番茄、黃瓜、茄子和茂密的玉米、蠶豆混在一起……林蔭下，紫萼、菊花、蓬萊、苦苣苔、魚腥草也都自然地交織成一團，宮崎駿認為那些認真修剪剪園樹木的人家會讓他覺得小氣，那些頑強生長的花草樹木會讓真正喜歡植物的人心生憐愛，無法下手修剪，庭院之所以會稍顯雜亂，是因為想要植物自然生長。因此，樹不修剪就不修剪，屋子亂一點就亂一點，有一點點的雜亂才能有自然生長的力量。

近些年小區裏的許多鄰居都在裝修，可以想像等大家裝修完了以後，自是傢具時尚豪華，窗明几淨，擺設齊齊，那才是他們眼裏正常的家。而那樣的家是永遠長不出可愛的龍貓和灰塵精靈的，也生不出如今已日益匱乏的想像力。而對於本呆來說，不去修剪薰衣草，與秋蟲田蛙在雜亂的庭院裏共處，讀讀書寫寫字，把生活過得簡單而隨意，就十分美好。